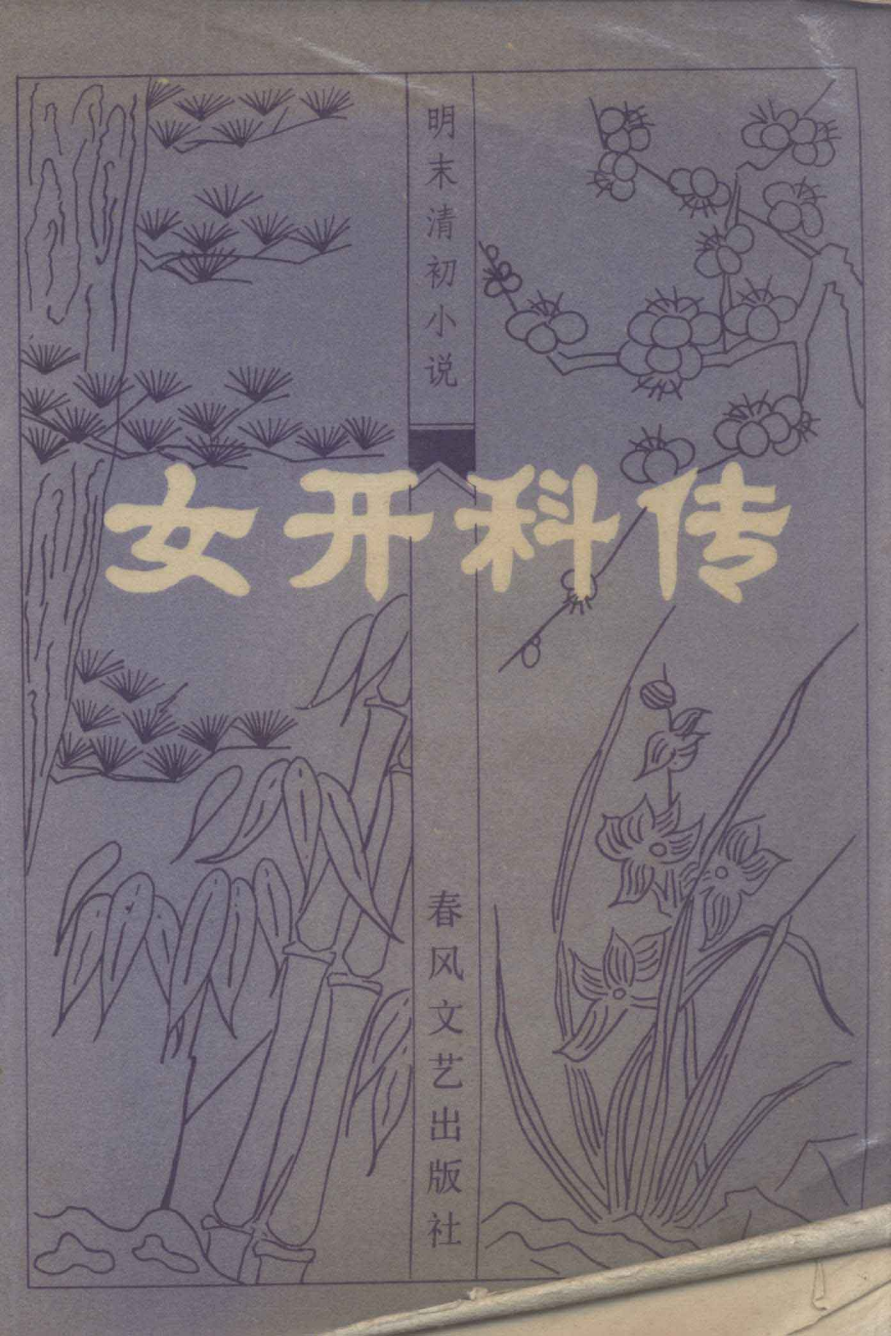




明末清初小说

女开科传

春风文艺出版社

明末清初小说选刊

女开科传

春风文艺出版社

女 开 科 传

岐山左臣 编次

韩 镇 琪 校点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丹 东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80,000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4³/₈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000

责任编辑：林 辰 责任校对：马玉德

封面设计：马寄萍

统一书号：10158·711 定价：0.72元

《明末清初小说选刊》例言

一、以大连图书馆所存藏的孤本、善本明末清初小说为基础，兼采其他图书馆所藏之孤本、善本明末清初小说，选取国内尚未出版过的或虽曾出版但版本不同者，补其刊遗，有计划、有选择地校订整理出版。

二、出版这套丛书目的在于：补明清小说出版工作之空白；也为了保存那些岌岌可危的孤本、善本明清小说；同时，选择一些内容健康的或有益无害的供应读者阅读。

三、这套丛书，分校点本、整理本、删节本三种：
（1）校点本，就原版本分段、断句、补脱、改错；（2）整理本，在校点的基础上对明显不通的句式做必要的文字加工；（3）删节本，在保存原版本的基础上，删削其不适宜的部分文字。

春风文艺出版社

本书出版说明

原书题：岐山左臣编次，江表蠹庵参评，名山聚觞。半页八行，行十八字，白口，单边，无格，写刻。有图六页十二幅，半为人物，半为花木，记绘者“古越马云生写”，刻工“黄顺吉刊”。版心下题“花案奇文”，首页题“虎丘花案逸史”，并词、诗各一首，诗为本书之要目，词为作者之发旨；所谓花案者即因妓女扮演开科而引起之情人离合故事。作者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戏谑嘲讽，对世态有所针砭，对妓女寄以同情，对邪恶有所抨击。

据书中所叙，以及所记写、刻者，可知此书盖出于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晚于李渔《连城璧》之后。原书中有数处字、词，疑为讹误，因无他本对校，初版暂存；难辨之处，以□代之。江表蠹庵之评，校点时删之，将其引与跋，附之于后。

虎丘花案逸史

调风入松

且调律吕嚼宫商，花底漫持觞。乱红深处
莺声碎，聊指点，凿破天荒。糟烂两闾科第，酩
倾几代兴亡。半世英雄多少忙，转眼费商量。
青蚨无数飞如蝶，热血千年冷似霜。拾得新闻堪
笑，翻成花浪词场。

花案一书大意，诗曰：

风秀士奇开花案，

雌状元私赚春魁。

狠秃子情迷色阵，

泼变童刺犯霜威。

廉御史乌台执法，

老驿丞蚁命成灰。

尽余生两番报捷，

终凑合三梦为媒。

目 录

第一回	新倾盖风流出阵.....	1
第二回	误寻芳花煞勾娇.....	12
第三回	女生员棘闱对策.....	23
第四回	乔御史琼宴辞魂.....	33
第五回	驾薰风背地兴波.....	45
第六回	饱斋僧当堂独桌.....	55
第七回	母夜叉诉逢马扁.....	65
第八回	老驿丞命弃流妖.....	78
第九回	挈相思月舫偷泛.....	88
第十回	凭好梦鬼窟全生.....	98
第十一回	陡题名喜联待诏.....	108
第十二回	三合卺各凑奇缘.....	119

第一回

新倾盖风流出阵

诗曰：

名流应不愧清时，
为唱新文第一枝。
耻把盟心循故事，
誓从刎颈结相思。
片言投契非关酒，
千里闻声岂为诗。
但得情深坚似石，
天南灞北总如痴。

可恨这一片清白世界，却被一班儿险媚的恶朋弄得上不下，不干不净，以致血性男子看不上这些合污陋态，没奈何只得闭门吊影，离群长叹而已。人又道他孤孤零零，满肚皮不合时宜，于朋友面上何其冰炭。不知别有一种深情，未可为一二俗人道也。却是为何？只因世人不曾解得朋友二字明白，故此只晓得一味奔趋势利而已。你道那些献谀阿好的，好象什么东西？就象那鹁鸽子一般，只飞向旺的去处；又好象粪坑里的蛆虫，越臭越闹处他越钻

得高兴。况目今掇臀呵卵的颇多，到数不着那拂须丁谓，满天下尽是乞怜摇尾之人，如何算得那嗥嗥师罴。若此等辈，就使孔圣人、孟夫子、朱文公、程伊川诸圣诸贤都生在一时，日把纲常伦理之言，耳提面命，又安能使这厮涎脸顽皮，收转奔趋钻刺之习。总是胎骨生成，无法可治。

你若不信，请看今日世上的朋友，人人管鲍，个个雷陈，社小弟沿街塞满，老盟翁遍地称呼，只除是漏泽院中与那卑田队里疲癯残疾的，或不屑把臂相知邀凑兰谱。若夫隶优娼卒之俦辈，皆芝兰共籍之嘉宾也。所以然的原故，看官们知道么？或有父兄现在要津，或子弟叨登科第，尽力奉承，百般趋事。第一望他提携挈带，第二希图关说影射，第三托势装腔，第四作家肥嘴。种种利益，就是献妻贡妾、尝粪吮痈这样极不肖极齷齪的事体，推他的意思，都是心悦诚服的事。若要他攒一攒眉儿，道半个不字，这也不为希罕。

却还有一样人，本领实系粗浅，遇着同辈中间或小考侥幸，搭在前列，他就自愧不如，登时倾心下气，便认定他是名流。若使自己家业殷饶，毕竟也要设法挨身，联为同契。谁知这班名士，招摇联络，聚将拢来，不是局赌，就是帮嫖，各逞自家的高强手段。青天可折，泰岳能移，无非要骗些银子铜钱，那管得什么礼义廉耻。故此莫说对那朋友中是这般这般，就是那衙门里胥吏，尽着与他联交，班房中皂快，何妨认为至戚；藉为渔父之引，用作狐假之威。阿兄小弟，此中大有便宜；盟长契翁，就里不无作

用。你看势利二字，自古为然，于今尤甚。总之，世道软熟，已是天造地设的了，你有什么本事翻得局来。

这也不必说了，更可怪的还有一起女流，一般也学订社，一般也讲声气，一般也趁花朝月夕吟诗弄柬，一般也同骚人墨客标榜应酬。尚忆当初有一半老佳人，姓章名台，字双青，日怀社弟名刺，随游诗草，遍谒知名之士。及看他的诗稿，只不过是东掇西撞凑集来的套头脂粉。又有那不出头的山人措大替他捉刀。犹之走名秀才，拼着两数银子刻几篇倩人改削的窗稿，有年没月的考卷，将来圈圈点点，冒名某观风，某月课，某老师批评，某同盟僭笔。总是瞒天扯淡，好似南京城隍拜上北京土地，绝没一些对会影响。咳，社风流染，竟到男女混杂的田地，岂不可恨。想当初刘孝标绝交论中，五交三衅，尚未及此一种社妖耳。若是真正才子，自不屑与此辈为伍。结识一二相知朋友，砥志励行，即偶尔闲戏，必要做出绝无仅有的事，为千古一段风流佳话。正是：

琴樽风月闲生计，

金玉松筠旧岁寒。

话说南直隶苏州府有一个秀才，姓余，双名梦白，表字丽卿。他父亲曾为显官，母亲累受封诰，两个已是中年年纪，再不能够得生一子。那夫人终日妆金塑佛，修桥砌路，不知行了多少的好事，只求天赐一个男儿。幸喜天公感应，老儿争气，婆儿风骚，不知不觉那夫人腹中怀孕，将次分娩。一夕，余公忽梦见天上一带白虹，绵亘数里，

凭空冉冉飞将下来，覆在他的屋上，顷刻间化做满堂的金光，采色炫耀。余公拍案叫奇，却原来是南柯一梦。未几，耳根头只听得夫人口里哼哼的叫着肚疼，越听越叫紧了，好象要分娩的声息。余公连忙披了衣裳，唤起丫鬟，上了灯火，即时传命家童，去唤请稳婆到家。不多时，生下个孩儿，眉清目秀，呱呱响亮。余公看了一会，回想昨夜白虹之梦，岂非佳兆，遂命名为梦白，乳名虹，即口占古虹诗一首道：

纤徐带星渚，

窈窕戾天浔。

逸势含良玉，

神光渗瑞金。

随雇了一个乳娘，抚养爱惜，真同掌上之珠一般。果然才生五岁，聪颖异常，六七岁经书已晓，就喜吟诗作赋，十三岁进学，十六岁补廪，十七岁给赏一次。本房把他卷子几乎中了解元，因大主考比并一卷要中元的，遂将此卷挨在第二。房师赌气情愿不中，说道留到下科不怕不领解额。殊不知反误了他的前程大事。要晓得功名迟早，都是命里生成的。如今的人不肯安分守己，拼力夤缘，岂知这个苍苍的老天专好把功名二字颠倒英雄，弄得人死不得活不得，那许人一概钻刺到手，就使钱神有灵，笔花无色，钻刺得到手了，后来也决不受用。那比得贫士辛苦，之乎者也，没日没夜，公道挣将来的，得之虽艰，安享自久。要晓得丽卿并不该中在散榜，岂但不该中元。所以丽卿高

见，竟不把那功名两个字放在心上，只是娱情诗酒，散心山水之间。不料他父母双亡过了，虽然剩得泼天的家产，却是未完婚配，只得孑然一身。他父亲的同年故旧，往往央媒来替他说亲。他说得好，要做我的浑家，殊非是今世上没有的才、没有的色方可牵丝结褵，不然，休想我去做他家的风流佳婿。故此大言落拓，蹉跎过了日子，今年已是一十九岁了。

一日，正在书房里啜茗焚香。枝头好鸟呢喃作伴，独有一个黄莺儿百般巧啭。那莺儿煞是作怪得紧，又偏朝着丽卿如泣如诉，娇啼不已，飞翔回盼，总是不离这一搭儿所在。这正是：

啾啾娇声花外啭，
纷纷春色上枝来。

又道是：

好鸟枝头亦朋友，
落花水面皆文章。

只这一个黄鸟儿便打动了丽卿问花访友的高兴。那丽卿就于此时呆想了一会，口占一绝，道：

春鸟枝头叫不休，
春花春尽倩谁留。
为寻芳信传春绪，
惹得春情处处愁。

吟咏已完，提起笔来，信手写在花笺幅上。忽然叹口气道：“近世交道衰，青松落颜色。人生在世，纵使百年

得醉，三万六千而已。当此春光明媚之时，若只一味捻着这几本残书、几枝秃笔，终日如虱处裤中，忙忙碌碌过了日子，却不被这些多情的花鸟笑杀了吗。你看枝上鸟声，无非求友，何以人而不如鸟乎？”随即唤书童司茗来问他：“近处有甚么好洒落的去处么？”那司茗终日伴着丽卿在书房里，只好打瞌睡，那讨得出外去玩耍，听得这一句说话，竟不知这个欢喜从那里掉下来的，连忙答应道：

“相公若要寻要子的去处那里没有，只是好笑我们苏州人，个个只认得一座虎丘山。此时正是三春头里，热闹有趣的时节，美女娇娘，络绎不绝。相公何不带挈司茗也看看景致？”丽卿原有十二分高兴要去，又听得司茗这番怂恿，那两只脚就象有人推他的一般，不知不觉走了出去，巴不得一脚就跨到山塘，连忙叫司茗锁书房，同去一适。只见打扮得济济楚楚。但见他：

衣剪春烟，神凝秋水。春情笼面，依然弱冠之年；
诗思压肩，生染书生之态。卫玠清癯，不足数也；
潘安妙丽，何足道哉。绝非纨绔行藏，果是风流人物。
不教掷果满车，定惹阿娇看煞。

却说这苏州，古名阳羨。东际大海，西控震泽，山川沃衍，江南之都会也。佳胜第一是虎丘山，在府城西北，一名海涌峰，上有剑池、千人石、生公说法台、吴王阖闾墓。为何唤作虎丘？世传冢内金银之气化作白虎，踞其上，因以为名。至迤邐而南，西施洞、馆娃宫、浣花池、采香径及琴台诸胜，无不了然在目。而下瞰太湖，洞庭两山滴翠浮烟，何异那白

银铺世界，景致奇绝。每逢月上风来，游人箫管，和歌石上，各奏所长，虽万籁无声之后犹有清音缭绕，尤非他处名胜可以仿佛一二。丽卿同着司茗儿一径来到寺里，遍处观看。果然曲槛洞房，迴栏精舍，呼茶唤酒，百般俱有。一片千人石上，蹴球演法，诗画骨董，说书谈命，盆鱼卷石，花碌碌簇锦相似。就有官宦人家，夫人小姐前呼后拥，遮遮掩掩的。也有村庄市镇男男妇妇携儿抱女，挨挨擦擦的。那司茗钻过东，钻过西，手舞足蹈，看个不了。独有丽卿全不把这些挂在眼梢上，只自闲行缓步，走来走去。只见一个茶社，桌儿上安着一副上帐的笔墨。丽卿不觉打动诗兴，便提起笔，叫司茗磨浓了墨，就在那粉壁上题诗一首。你说丽卿终日在书房中，那晓得外边有这样妙处，今朝豪兴得极，拿起笔来不费思索，恰象原旧做成在肚皮里的，煞时间写出一首七言八句的律诗，说道：

春气催人到此游，
吴山吴水不关愁。
暗香夹路通深竹，
远色浮光映野鸥。
倚石赋成将落日，
寻花兴满欲归舟。
共传此夜千人月，
缭绕烟云为客留。

诗已写完，游兴将倦，正思归去。忽见那说法堂月台，有一班儿人在那里铺着一片毡条，参差团坐，猜枚耍

笑，声振林木。丽卿走近前来一看，虽然都是不认得的朋友，却是与我年纪不相上下，不知此等是何许人物，想他不是南州冠冕，定是中林兰蕙。那几人，你道此辈委实生得何如？

美如冠玉，润似明珠。琼姿皎皎，堪云国士无双；玉影翩翩，宛是青莲再世。

果然生得一表非俗。丽卿心里想了一遍，脚底下又欲走，又不欲走，游游衍衍，只顾看着那些人。那些人看见他独自徘徊，却也凑趣，都立起身拱一拱手，对着丽卿道：“我辈偶尔闲游，深荷尊兄青盼，若不弃嫌狼藉，敢屈同坐一谈。”丽卿笑道：“小弟一时缓步，见诸兄情兴勃勃，却又不是敝处声音，有这等豪兴的，决是我辈中人了。既蒙雅爱，便当促膝，只是无端闯席，殊觉不雅。”那二人道：“字内皆知己，天涯悉弟兄。生平快事，莫过于此，何必拘拘形迹为嫌。”于是五人欢然坐下。丽卿先开口问道：“诸兄高姓尊表，贵籍何处？”一个道：“小弟叫做梁文昭，贱字远思，陕西长安人，同家君宦游到此。此兄姓张，讳眉，字又张，辽东广宁人，他尊公亦仕籍贵省。我两人虽则祖贯西北，却是生长南方。此兄就是王子弥。此位师父就是三菑，就是本处寺里的首座。不知吾兄尊姓贵表？”丽卿道：“小弟姓余，贱名梦白，表字丽卿，年踰弱冠，踪迹飘零，除此诗酒二字外，人却知有小弟，小弟亦不复知有世上矣。”远思道：“仁兄高怀磊落，非弟辈之可及。今年仁兄贵庚？公郎有几了？”丽卿

不觉失笑了一声，回复道：“小儿尚艰于得母。”二人不觉惊讶起来道：“弟辈只因生平自负薄才，兼有情僻，誓不肯与凡流女子结缘，误我终身大事。若说富贵，到也不在话下。至如仁兄的意气，仁兄的才华，何故尚迟迨吉之期，未遂桃夭之愿？难道世上又有同心如吾侪者乎？”丽卿亦大叫道：“天地间只道止有小弟一个，不意复有二兄。今日一会，可称生平之奇遇矣！我们要晓得，大丈夫生在世上只恐不曾读得几句书，若是果然真正读得几句书，那功名二字是吾辈囊中物，就是得之，不足为荣，失之不足为辱。朝荣夕落，岂堪耐久。若说到妻子之间，不娶一个有才有色，有情有德的绝代佳人终身相对，便做到玉堂金马，终是虚度一生。最可笑如今的人有一种愚见，说讨老婆毕竟要择门当户对人家闺女。殊不知呆定在人家闺女中，寻那般绝色有才的，却也一生一世不要想着讨好老婆了。前日曾有一个强作解事的人，对小弟说道：‘就是低丑妇人里面，颇有才情。’这一发胡说得紧。无盐嫫母，纵负奇才，对着这副尊颜，怎生看他得过。所以遴选女郎毕竟色为第一。譬如批评文字，开口松脆、秀色可餐，就引人圈圈点点，增起文章声价。犹之女貌鲜艳，动人我见怜之想，庶几对之者，揣摩他这样庞儿，定有情致，定有才思，一直摹拟到晓妆灯下，对月临风，并许多说不出的睡情娇态，只管研磨不了，方演出一段房帷精细的学问。列兄以为何如？”又张笑道：“仁兄妙论天开，真〔沁人〕肺腑，实获我心。”丽卿又道：“今日我辈三人倾盖

知己，心事略同，若得始终无二方好，不然，亦终为山水所笑，美人不许。二兄倘不我弃，即奉此一片石为盟主，以订终身。”三人不觉鼓掌，遂为八拜之交。先叙年谱，丽卿少又张一岁，又张少远思一岁。三人依次称呼。复令小使炊酒，呼卢浮白，畅饮一番。只见王子弥替三茁和尚见远思三个说长说短，情投意合，却与他们说不投机两人自斟自酌，已是陶然烂醉。远思说道：“今日之饮固乐，但只是一味山水，亦觉寂寞得极；闻得此处有名姝数人，精通翰墨，弟虽企慕已久，急欲一见，只恐有才无貌，或是有貌无才；即使有才有貌而于情甚寡，不足邀我辈之赏鉴；就是说有才有貌的，或者是世俗之所谓才貌，就是情有所钟，亦未免为势利所引，不足以当我辈之识赏也，不若明日相约同往一评。万一是我辈姻缘落在这里亦不可知。总之，天下的事大都在无意中倒有些好处，不可当面错过。”看他那三个，说到风流有趣的所在：

丰神秀异，如羊车入市之玉人；志气豪雄，似破浪乘风之文叔。冰壶皎彻，珠玉琳琅，我见犹怜，何况女子。

三人因此约定，明日侵晨又张邀远思，远思邀丽卿，各带精细小童，集于某处，以某为蜂媒，以某为蝶使，以某为窥帘之燕，以某为探水之鸥，大索花间艳史，广罗曲陌朱颜。只此豪举，掀髯谈笑，登坛指画。三人各道寓所，尽兴而散。即一席间生出许多枝叶，正是：